



惊悚悬念袖珍馆 IV
POCKET BOOK IV

【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集】

黑彼得

Black Peter

[英] 阿瑟·柯南道尔◎著 庄天赐◎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经典
随身读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黑彼得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庄天赐译.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04-3761-8

I. ①黑… II. ①柯… ②庄…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08416号

黑彼得

作者: [英] 阿瑟·柯南道尔

译者: 庄天赐

责任编辑: 王正斌 杜颖达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郑珊珊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 × 1092 1/32

字数: 110 千字 印张: 7.5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3761-8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A large, dark silhouette of Sherlock Holmes in profile, facing left, occupies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ge. He is wearing his iconic deerstalker hat and a long coat.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light-colored surface with the words 'SHERLOCK' and 'HOLMES' faintly visible in the upper portion.

【目录】

铜山毛榉案 / 001

黑彼得 / 047

六尊拿破仑的半身像 / 081

米尔沃顿 / 111

三个大学生 / 138

中卫失踪案 / 168

格兰奇庄园 / 198



“一个单纯地为了艺术而热爱艺术的人，”歇洛克·福尔摩斯把插在《每日电讯报》中间的广告页扔到旁边，对我说道，“他经常能够从最不起眼的普通形象中获得莫大的趣味，华生，在你勤勤恳恳地为我们调查过的案件记录下来那些文字中，我很欣慰地发现你已经明白了这一真理。并且，我敢确定，你偶尔还会对其进行润色。在这些文字中，你重点强调的并非那些我曾经参与调查和审讯的著名案件，反而是一些看起来平凡无奇、琐碎繁杂的普通案件，但由于这一类的案件还具有展示逻辑推理这种综合才能的作用，所以我要把它们划入一个特别的研究范围。”

我面带微笑地对福尔摩斯说道：“但是，我并不想为自己开脱，因为有时我确实用了某些骇人听闻的笔法来进行记录。”



“或许你的确存在着失误，”他一边作着评论，一边用火钳夹起了一块火红的炉渣，点燃了装在那支长柄的樱桃木做成的烟斗里的烟草——每当他用这个烟斗而不用陶制烟斗的时候，就说明他正在与人争论问题，而并非在考虑问题。“或许你的失误之处在于一直想着如何让你的叙述变得更加活泼生动，却忽视了对整件事前因后果的关系的严密推理进行叙述——这一点是你在叙述事件的时候唯一需要注意的。”

“我认为我在这一方面对你的叙述还是十分客观的，”我的语气有些冷淡，因为通过我的多次观察，我对福尔摩斯这位朋友表现出来的很强的那种自私自利的性格产生了一些抵触情绪。

像平时一样，福尔摩斯并没有针对我的话，而是针对我的思想进行反驳：“假如我要求你公正地评价我的能力和技术，那并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也不是因为我过于自负，而是由于它并不属于我一个人——犯罪行为经常发生，但其中的逻辑却很难找到。所以你应该详细记述我从案件中发现的逻辑，而并非经常发生的犯罪行为。但你却把本来能够作为教育学生的教科书的案例改造成了一系列的故事。”

现在还是初春，早晨仍然带着料峭的寒意，吃

完早饭之后，在贝克街的老房子里，我们两个分别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两旁。在一排排暗褐色的房子中间，弥漫着滚滚的浓雾。对面房子的窗户由于这个原因，便模模糊糊地变成了一片阴暗的、形状不规则的东西。汽灯仍然亮着，照在了雪白的台布上面，桌子上的瓷瓶和金属器皿在光的照耀下也闪着微光。餐桌上还是一片狼藉，歇洛克·福尔摩斯整个早上都在翻阅夹在报纸中间的一系列广告，并且始终都没有说话。到了最后，他扔下了报纸，带着一种不太满意的情绪对我的文笔进行了一番教训。

说完这些话后，他停住话头，坐在椅子上吸了两口长长的烟斗，眼睛盯着炉火又接着说道：“由于你在记述这些让你兴趣十足的案件时，用了很大一部分篇幅来描写非法律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所以没有人会批评你用了一些危言耸听的笔法。例如我竭尽全力为波希米亚国王解决的那件小案子、玛丽·萨瑟兰小姐的奇特遭遇、那个歪着嘴的男人的难题以及那位单身贵族的事情，它们都不是正常法律范围之内的事情。也许你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耸人听闻，不过我却为你在这方面的烦琐记述感到担心。”

“可能结果确实是这样的，”我回答道，“不过我叙述问题的笔法却是十分新颖的，而且能够引起



读者的兴趣。”

“唉，华生啊，我的朋友，你可能并不了解公众的想法——对这些并不擅长观察的人们来说，他们根本不愿意去关注分析和推理到底有什么细微差别呢！对一般人而言，谁能根据牙齿看出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编织工呢？谁又能从左手拇指的情况推断一个人是不是排字工呢？不过，假如你非要在这方面大做文章的话，我也不能过多地说什么，毕竟现在已经不是大案频出的时代了。现在的人，准确地说是那些犯刑事罪的人，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采用某种冒险和创新的手法来作案了。这个侦探事务所好像也逐步退化成了一个代理处——只能接受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帮别人寻回失落的铅笔啦，为那些住在寄宿学校的年轻姑娘想个小点子啦。不管怎样，我都认为，我的事业已经无法阻挡地陷入低谷了。这是今早刚刚收到的一张纸条，它就很能说明问题，你看！”说完，他把一封已经揉成团儿的信扔给了我。

这封信是从蒙塔格奇莱斯寄来的，信封上显示的寄信时间是前天晚上，信纸上写着：

尊敬的大侦探福尔摩斯先生：

假如您的时间方便，我想在明天十点半时拜访

您，因为我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想要咨询您：有户人家想请我做家庭女教师，我不知道该不该接受这个聘请。

您忠实的朋友维奥莱特·亨特

“这位年轻小姐是你的旧相识？”

“不，我并不认识她。”

“这会儿已经是十点三十分了。”

“嗯，听到了吧，我肯定，拉门铃的人就是她。”

“与你所想的相比，这件事情或许有更多值得你关注的地方，难道你忘记蓝宝石事件了吗？刚开始时，我们好像只不过是凭着一时的兴趣进行研究，但后来就慢慢变成了十分严肃的调查，或许这件事也是这样。”

“唉，希望如此吧，马上就有人解答我们心里的疑惑了。”

福尔摩斯的话音还没落，只见一位年轻的女士已经打开房门走了进来。她行动敏捷，身上的衣着整洁朴素，脸上带着勃勃生气，鼻子两侧有一些类似鸟蛋的雀斑，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聪明劲儿，一看就像位在为人处世方面很有主见的女子。

我的朋友从椅子上站起来迎接她时，她说道：“您一定会原谅我这么匆忙地来打扰，因为我遇到



了一件让我感到非常奇怪的事情，我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家里也没有任何其他的亲属，所以我只能向您来请教到底该怎么做了。”

“亨特小姐，请您坐下说吧，能够尽我所能为您服务，我感到非常荣幸。”

看得出来，这位新委托人优雅的举止和谈吐给福尔摩斯留下的印象非常好，他打量着她，似乎想从她的身上得到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眼皮垂下，双手的指尖顶在一起，安静地坐在那里听她讲述整件事情的经过。

“我曾经在斯彭斯·芒罗上校家里当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家庭教师，”她说道，“不过就在两个月前，上校接到了去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任职的命令，他要带自己的几个孩子一起去美洲，因此我就失业了。这两个月以来，我一边在报纸上登求职广告，一边又按着报纸上的招聘广告去应聘，但一次也没能成功。后来，我积攒下来的那笔小钱已经变得越来越少，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更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才能摆脱这种困境。

“在西区，有家很有名的家庭女教师介绍所，名字叫做韦斯塔韦，韦斯塔韦是这家营业所创办人的名字，但实际上它的经理是一位名叫斯托珀的女士。每个星期，我都会到那儿去看看有没有适合我

的工作。很多想找份工作的女士坐在前面的接待室等候，依次被叫进里屋的办公室，斯托珀小姐坐在那里查阅着登记簿，寻找着适合她们做的工作。

“哦，就在上个星期，当我像往常一样走进那间小小的办公室时，我发现在斯托珀小姐的身边坐着一个笑容满面的男人，那个人长得非常强壮，下巴又大又厚，一层压着一层，一直垂到他的脖子。当我进去时，我看到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正在仔细地打量着走进来的人，当他看到我时，他坐的那张椅子立刻抖动了一下，只见他赶紧把身体转向了斯托珀小姐。

“‘她就很好，’他对斯托珀小姐说道，‘没有人能比她更符合我的要求了。太好了！太好了！’他的脸上露出一副热情的表情，两手来回搓着，好像非常亲切的样子，你还别说，我看了他这副神态之后，还真的感到很愉快。

“‘您是来这里找工作的吧，小姐？’他问我。

“‘您的家里需要家庭女教师吗？’

“‘你的工资要求是多少？’

“‘以前我曾经在斯彭斯·芒罗上校家做家庭教师，当时的工资是每月四英镑。’

“‘哎呀，咳！咳！他们对你真是太苛刻了……真够苛刻的，’他一边叫嚷，一边把自己肥胖的双



手伸出，在空中挥舞着，情绪也变得激动起来。‘像这样一位有吸引力和造诣的女士，怎么能够付给她这样一份可怜的工资呢？’

“‘也许我的造诣并没有您想象得那么高，先生，’我说，‘我会一点儿法文、德文，也懂一些音乐和绘画方面的知识……’

“‘啊！’他啧啧称赞着，‘不过这些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关键在于你是否具备一位受过良好教养的女士所应该有的优雅举止和风度？总而言之，如果你不具备这一点，那么你就没有资格去给一个将来会对整个国家产生很大影响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如果你具备这一点的话，为何会有人不知羞耻地向你支付少于三位数的工资？小姐，如果你在我家做家庭教师的话，薪水至少要从一年一百镑开始。’

“您能够想得出来，福尔摩斯先生，像我这种身无分文的穷人，遇到这样优厚的待遇时，确实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那位先生似乎是从我的脸上看到了怀疑的神色，于是就打开了自己的钱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张钞票递给我。

“‘这是我做事的一种习惯，’他甜蜜蜜地笑着对我说道，在那皱纹纵横的苍白的脸上，两只眼睛几乎变成了两条发出亮光的细缝，‘把月工资的一半先支付给您这样一位年轻的小姐，以便为自己添

置些衣物以及应付旅途中的零碎花销！’

“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遇到过像他那样的好人，他是那么善良、那么体贴，因为当时我确实欠了一些小商贩的钱，所以他预支给我的工资无疑能为我提供很大的方便。但是，在与他接洽的过程中，总有一些让我感觉不太对劲儿的地方，所以我想多了解一些他的情况，然后再作最后的决定。

“‘先生，您能不能把您的住址告诉我。’

“‘哦，亲爱的小姐，我的家位于汉普郡的乡村，那里名叫铜山毛榉，距离温切斯特只有五英里的距离。那可真是个美丽又可爱的地方，而且有一座非常古老而可爱的乡村住宅。’

“‘那么请问我的具体的工作是做什么呢，先生？我想在开始工作之前作些简单的了解。’

“‘一个刚刚六岁的淘气包——但他非常可爱。嘿，如果你亲眼看看他是如何用拖鞋拍死蟑螂的，你就知道我一句谎话都没有说！啪、啪、啪，连眼睛都没来得及眨，他就已经拍死了三只蟑螂！’说完这些话，他又把自己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笑着靠在了椅子背上。

“一个孩子居然会把这样的事情当成令自己感到高兴的游戏，这确实令我感到有些吃惊，不过孩子父亲发出的大笑声又让我感觉他或许只是跟我开



了一个玩笑。

“‘也就是说，唯一需要我去做的工作，”我对他说道，‘就是照管您的孩子吗？’

“‘哦，不不不，那不是您唯一要做的，年轻的小姐，’他的声音很大，看着我说道，‘您需要做的事情——我认为，凭着您那聪明的大脑，一定能够想到，要绝对服从我妻子的所有命令——当然，我妻子所发布的命令都是一位小姐理应遵守的。您看，这没有任何困难，是不是？’

“‘能够成为一个对你们有帮助的人，让我感到非常荣幸。’

“‘那可真是棒极了，就拿服装来说吧，我和我的妻子都非常热衷于时尚，你能了解吧，虽然有一点点时尚癖，但是并没有什么坏心眼。假如我们要让你穿上一件指定的服装，你不会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吧？’

“‘不，’我回答道，但对这样的话确实感到很吃惊。

“‘那么让你坐在指定的位置，也不会让你觉得不高兴吧？’

“‘哦！不会。’

“‘又或者我要求你在就职之前把头发剪成短的呢？’

“叫我有些难以置信，甚至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福尔摩斯先生，您现在就可以看到，我的头发长得很密，而且还有一种栗色的光泽，我从来都没想过要把它轻易地牺牲掉。

“‘这一点恐怕我很难做到，’我对他说，他那双眯着的小眼睛一直很期待地盯着我，当听到我这么说时，他的脸上掠过了一丝阴影。

“‘不过这一点你必须答应，因为这是我太太的特殊癖好，您也明白，有时女士们的癖好也是必须要考虑在内的——你真的不想把头发剪掉？’

“‘嗯，先生，我确实不能这样做。’我的回答很坚决。

“‘很好，这事到此为止，真是可惜啊，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你的条件都非常合适。斯托珀小姐，请您再帮我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合适的小姐。’

“女经理正忙着翻阅手中的文件，顾不上跟我们两个交谈。但当她听到那人的话之后，看我的眼神就显得很不耐烦了——或许是因为我让她损失了一笔不菲的佣金的缘故吧。

“‘你要不要在登记簿上留下你的名字？’她问道。

“‘假如你同意的话，我就留下，斯托珀小姐。’

“‘嗯！实话实说，登记看起来已经用处不大了，



面对条件如此优越的工作你都拒绝了，’她说话颇为尖刻，‘我们很难再帮你找到一个类似的机会了，再见，亨特小姐。’她按铃叫来了仆人，然后我就从那里出来了。

“我回到住处，发现厨房早就没有食物了，卧室的桌子上也放着几张催缴欠款的单据，我不禁开始反问自己，我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太过愚蠢了。不管怎么说，要是有人希望别人顺从他们那因特殊癖好而产生的奇怪要求，就总会为此付出一些代价的。在英国，很少有人能够在家庭女教师这个职位上得到一百镑的年薪，况且，头发对我来说真就那么重要吗？很多人剪完头发不是变得更精神了吗？或许我也该尝试着留一次短发。第二天我就怀疑我做错了，第三天我认为自己的确做错了。就在我鼓起勇气，准备硬着头皮重新到介绍所去询问那个工作还能不能做的时候，那位先生居然给我写了一封信。它就在这里，我可以念给你们听。

温切斯特附近，铜山毛榉

亲爱的亨特小姐：

好心的斯托珀小姐把您的地址给了我，我给您写信是想问问您，能否再次考虑一下您之前的决定。我在她面前对您的描述十分细致，使她对您产生了

很大的兴趣，她急切地盼望着您的光临。为了补偿我们的癖好带给您的麻烦，我们愿意把您的年薪涨到一百二十英镑——虽然我始终认为这个要求实在算不上苛刻。我太太有些偏爱颜色较深的铁蓝，所以她希望您能够每天早晨穿着这种颜色的服装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而且也用不着您来为这些衣服花钱，因为我们亲爱的女儿艾丽丝——她现在在美国费城——就有一件这样的衣服，根据我的观察，这件衣服会非常适合您的。再者，不管是坐在哪里，又或者按照何种方式来打发时间，都不会让您觉得不方便。至于我要求您剪掉头发，这无疑让人感到十分可惜，因为连我这样跟您只是短暂相见的人都不禁对它赞叹不已。不过恐怕我一定要坚持让您剪掉它了，我只能希望薪水的增加部分能够补偿您的损失。至于对孩子进行照管方面的责任，那简直是小菜一碟。请您务必赏光，我会亲自驾着马车去接您。请您将乘坐的火车班次提前通知我即可。

您的诚实的杰夫罗·鲁卡斯尔

亨特小姐读完了信，终于结束了这长长的叙述，她喘了一口气，然后对我和我的朋友说道：“这封信是我刚刚才接到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现在已经下了接受这份工作的决心了，但是，我仍然认为请



您帮我认真考虑一下这个决定是比较稳妥的。”

“哦，既然您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就按您的意思办吧，亨特小姐。”福尔摩斯面带微笑。

“您不想劝说我不接受这份工作？”

“嗯，不得不承认，我确实不想看到一位像您这样优秀的女士来接受这份工作。”

“您到底是怎么想的，福尔摩斯先生？”

“唉，因为手头没有任何材料，所以一切都不好说，或许你自己的想法就是对的。”

“好像只有一种解释是可能的：鲁卡斯尔确实是个和蔼的好脾气的人，但他的太太却可能是个疯子？由于他想守住秘密——不让妻子被送进精神病院，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地来满足她的各种奇怪的癖好。”

“这种解释确实说得过去，事实也许就是这样的，合情合理。但不管怎么说，让一位年轻小姐到这样一户人家去当家庭教师，确实不算是什么好事。”

“但是，年薪确实给得很多啊！福尔摩斯先生，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啊！”

“当然，薪水确实很高，简直是太高了——这也是我为您感到担心的最主要原因，年薪一百二十英镑，这是为什么呢？要知道，四十英镑就可以找